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容春堂續集卷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　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録監生臣周元梓

容春堂續集卷九

明 邵寶 撰

雜著四十三首

雜著

題丁户部舉陞録

始元德以督漕出予聞其在儀真也喜曰儀真江船入漕之始也有事於是宜哉既兩月曰何久也未幾元德書來道復廢牐之故如所著容對者甚詳予乃嘆曰甚

哉元德之勤於事也劉晏所謂一水不通思荷鍤先往者元德有之夫水不利而後有牐牐不利而後有堰牐焉不如勿牐堰焉不如勿堰固夫人之情也吾嘗見夫牐堰並建其人必至於廢牐而任堰堰之利歸於群小逹則口騰騰則人聽惑焉故也惑莫大於水之洩苟圖復焉非心目兩至議未有能定者然而處乎牐者不悉則此之舉顧若為彼之地舉置之不常厥亦有由也哉元德於是乎蓋得之他日至清江浦視其堰與牐於儀

真同嫩異嫩必有所以辨而處之者病夫亦願聞焉

題故人書劄卷

丙戌歲五月酷熱再越旬未已朞居侍養堂西偏靜坐對水石篋不敢有所事事偶檢舊篋得數十年以來所蒙于士夫君子簡劄凡數百通遂命表貼于壁周旋觀覽疇昔之誼惻然感之凡所規戒不敢不承所奬與者愧莫能當也既而命工裝束成卷分為四類凡若干軸蓋師尊官長為前輩行者若干人同年同官同事為輩

行者若干人門生故吏為後輩行者若干人通家子弟鄉里晚進又若干人各以爵號字行標於卷首他日每至山中精舍則攜三數卷與鄰僧野老共觀之庶幾故人猶在目中無存亡離合今昔遠邇之間也不亦一快矣哉

跋陸放翁詩卷

予讀放翁晨起詩至餘年亦自惜未忍付酒盃之句心蓋戚戚焉烏乎年不我與久矣有我與者尤當為年惜

之不然惜年何為他日讀放翁傳亦云是卷為徐陶陸氏家藏今收者光遠

跋先師西涯公石刻華山圖歌卷

吾友夏如山既刻我文正公先生所書華山圖歌于石復自湖南以墨本來屬其志之未及志而其人持去江行遇盜失焉如山惜之甚則以石本來屬志如初始吾事先生見先生握管而運肘以揮也以為與知其妙也退見墨本輒易視之況石本乎今先生不可作矣墨本

在天地間又亡其一矣於是乎始知石本之重也傳曰雖無老成人猶有典刑又曰禮失而求之野野而可求安得典刑如此歌之有石本乎其是以重歎之

跋沈大理草書

汝明吾祖母贈淑人楊氏之父尚樸公字也公嫡出惟吾祖母一人故擇而歸吾祖贈都御史三益府君其嫡出亦惟吾父贈都御史純和府君一人吾祖既卒吾父繼之越八年淑人亦棄孤孫追惟外氏之德世不能忘

常以公之手澤無所於覿爲恨近過公諸孫蒙乃得見沈雲間草書有稱公字者某烏得無情哉乞而藏諸時展焉以永吾思固亦吾之分也

跋顔魯公帖

此帖其魯公真蹟乎吾嘗見坐位帖石本其筆勢與此正類而起筆收筆處尤非超妙入神者不能到然宋以後名書家亦往往能搨之袁文清謂米海岳臨坐位帖猛厲奇偉不能無失於魯公此帖於魯公乃加圓活清

澗馬文清可起不知以為何如也吾友文蔚遠寄來觀焚香再拜連臨數紙書而歸之如其題首以俟君子

跋尤氏世譜後

吾嘗入五賢祠見遂初先生尤公之主為之起敬及觀邑志見游來山有遂初之墓為之興歎今倖也持其世譜來謁得一讀之為之生感於乎族以譜傳世以人守尤之後能無意乎

跋岳峰卷

觀藩省之岳峯者當觀諸諫垣觀諫垣之岳峯者當觀諸野寺野寺尚其志諫垣尚其言藩省尚其政政止於斯而已乎吾將通觀之

跋潘氏所藏倪雲林畫

潘松泉愈倪雲林之子之疾雲林寫梧竹草亭圖并題詩以贈之越四十年王中書友石見而賞焉謂其運意入妙品題識之餘追想不已前輩風流固如此哉繼芳松泉之玄孫也請志於予繼芳徒知松泉之名以雲林

之圖而重雲林之圖以友石之賞而重而不知予之言未足為諸公輕重也汲汲於志無乃惑歟松泉妙於醫雲林高於隱友石賢於介其所以為重者固於是乎在

跋碧山吟社詩卷

碧山吟社吾邑之盛事也其地在慧山之麓若氷洞之前黃公澗之上陸子泉之右謂之名勝其時在成化之末弘治之初謂之全盛謂之承平其人皆一時隱君子為修敬秦翁景暘為竹石陸翁懋成為梅庵高翁惟清

為遯庵陳翁天澤為杏軒黄翁公禄為聽玉楊翁叔理為絅庵李翁舜明為玉溪陳翁行之為北野施翁彦清為玉林潘翁繼芳謂之文雅謂之耆俊而秋林陳公進之歸自工部氷壑盛公時望歸自都臺中齋秦公廷韶歸自江藩亦時時一至不在常數其會則惟論詩詩成有燕肴核數盤飯一盂酒八九行而已於是三原王端毅公方在撫院亦聞風而願見焉其重如此蓋如是者若干年而修敬卒諸老相繼淪謝今存者惟繼芳一人

能談其事聞者猶歆慕之欲繼之而莫能繼也蓋是時修敬素有鄉望且其為約甚嚴十人之外不參以俗客雖盛暑祁寒必各以其服至不褻不散一會一詩必命題必具藳若為課然者夫是以能久而繼之難也今考其年絅庵八十有六修敬八十有五遜庵八十有三竹石八十有二梅庵七十有九杏軒七十有三聽玉七十有二玉溪六十有九北野六十有一皆可謂壽矣而玉林今年八十有二康强如六十七十者其壽尚未可量

也此卷爲繼芳所藏中亦有社外作者某於諸老皆及見之比方仕於朝未能摻几杖以從焉所謂歆慕之者蓋甚於人人辛巳歲大司徒秦公被召過家訪我二泉書院嘗同至吟社徘徊久之今見此卷吾且老矣烏能無情哉於是乎識

五賢遺像木刻跋

正德辛巳某既刻先師文正公手書五賢事畧於石其真蹟襲藏如故每一展閱輒嘆石刻之不能得其妙也

越五年丙戌吾堂寢火真蹟遂燬幸存石刻不啻真蹟乃奉以藏諸家廟仍翻刻於木以便摹搨某病且衰矣追念舊德能無重感乎是歲日長至門人邵某焚香三肅識於容春精舍

為劉鴻臚跋湛司成文卷

甘泉先生以道德為師其在南雍謝絶應酬文字某衰病閒居見亦罕矣今於毅齋公處乃見所為家藏集序者從容乎大篇磊落乎大書毅齋何以得此於甘泉哉

甘泉謂致多之難予謂致多非難也致其所難致者是謂難耳其甘泉之文之謂乎三復起敬識而歸之

恭書誥命碑陰

國朝推恩之典所以體孝而旌賢勸功也一品上及曾祖二品三品及祖四品至七品及於父母雖著令攸存皆惟其人乃稱不然則歉不然則負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自知之臣寶庸陋初以成化甲辰進士承乏許州知州越八年凡舉於撫按者十有一章始擢户部貟外郎

視古循良邈不可望乃被誥贈我先臣溥為許州知州
封臣母過氏為太宜人拜命以来周旋部署歷踐藩臬
又越十有六年承乏都臺之佐總漕中邦方勉圖報稱
未及數月内忤宄瑾久羈荐罰卒遣致仕家居瑾誅後
起廢巡撫貴州尋遷戸部侍郎又以詔恩贈我祖考臣
鎬為右副都御史祖妣楊氏為淑人先臣加贈如祖而
臣母加封太淑人於是臣以母病請終養既蒙皇上俞
允且詔有司以禮存問會上三宫尊號進臣母太夫人

服色顧臣之否德罔庸何以當此仰惟祖宗典法之隆
孝廟恩禮之厚敎皇帝覃布之勤皇上眷顧之重臣以
病子侍衰母旣鈌寸補復荷曲成履地戴天措躬無所
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忠則未效而叨冒上
施至于再三雖深媿懼如報稱何茲營太淑人壽藏成
謹以再蒙誥詞刻之豐碑樹于神道與茲山永永無極
臣不佞敢拜手稽首識于下方

書張山先塋碣後

自我七世祖容春府君之葬於張山也于今幾二百年矣天順以前我曾祖存一府君實任守視之責府君没時寶生甫三歲又數年始聞於諸祖諸父一造而識焉比為諸生舉鄉試歲乃一省及登進士歷官中外曠不省者十餘年舊木伐於族人殆盡至領臬藩歸謁而傷之乃補植如故烏乎容春之澤遠矣冉涇之第既失而復張山之墓亦既荒而修寶雖不肖不敢不勉然已晚矣上視存一之志得無重媿乎歲己卯冬立石墓下以表

神道追念先德泫然流涕於是乎書張山惠山之支峯也其勢南出至是而旋焉墓當旋處葬者凡六人為容春府君其妣錢氏為六世祖谷祥府君其妣張氏為六世叔祖谷禎府君為五世祖仲容府君葢鄭太常雍言撰惠山阡記云

書太淑人墓碣左方

先都憲府君以士禮葬聽松北原之六十年嘉靖壬午冬十二月二日先母太淑人卒越明年癸未冬十月十

日葬繡嶺之原去北原二百十有六步而間二垣先是三年卜壽藏於斯也實惟府君兆偪於鄰之故或議遷合以體魄旣安弗敢從也爰遵太淑人治命以大夫禮棺而衣冠卜日告府君於北原奉迎以如繡嶺比葬合焉嶺首上右傳曰魂氣無不之也於彼乎祖於此乎配窗通周旋將自今乎神道之門題以府君而碣之題亦先焉達太淑人之志也烏乎寶不孝豈得已哉知禮君子有罪我者其敢辭諸

書陳静齋新定周易古文音義後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辭其一也而所以為辭者三曰文也音也義也義之不明而能談易者寡矣文而或誤則弗便於覽觀音而或訛則弗便於誦習覽觀誦習之弗便亦講義之累也静齋先生讀易而有自得之妙是以參伍考訂旁求諸家而定於獨見於文於音於義刋正近本一復於古非稽古精深大有造詣其何以與於此哉雖然有古人之目而后能知古之文有古人之耳而

后能知古之音有古人之心而后能知古之義先生所望於今之學者至矣愚不敏雖老矣尚有假年之心焉敬覩新編能無躍然者乎

書宛丘陳氏譜

族之有譜猶國之有史郡邑之有志國有人焉而史重郡邑有人焉而志重族無人焉譜雖不作可也即作之亦奚以為重哉吾錫陳氏世儒也系出陳之宛丘居吾常者若干世矣在宋有寶章公炤以死節稱在勝國有

國史公顯曾以文學稱或以稱其孝皆天下士也入國朝以來若休休居士伯雨若靜庵尚簡遜庵天澤皆不求聞達而教授鄉里蓋國士也下是群從皆敦詩習禮不失為鄉士以言乎族可以稱有人焉譜烏乎不作哉作之者誰曰伯雨既而續之者訓也予愛其儒之克世足以為族重也讀其譜為書其端而歸之

請太淑人貞節碑文於少傅守溪王公狀

封太淑人吾母過氏無錫黃藻里人宋宗室徐王郡馬

孟玉若干世孫隱德相承至於我外祖時明翁娶於周
涇周氏而生吾母於女行為季慈惠溫良共儉詳雅年
十九歸我先考贈奉直大夫許州知州加通議大夫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純和府君諱溥字惟淵明年生寶又
三年先君不幸病卒時吾母年二十二寶方三歲母保
護惟謹既除喪諸父有利吾產者百方震淩將奪之節
母不為變既而分產爭取金帛奇玩母獨取先曾祖存
一府君手校先世遺書千餘卷昌言曰吾冢婦也此書

當與吾兒讀之襲而度之牀頂於是寶六歲母告吾祖母楊淑人禮聘吾妻令淑人顧然以愛故尚未令就外傅寶九歲始延里師七十三翁王先生俾授句讀繼遣從陳俞二先生受經學尋游邑庠比寶二十一中應天鄉試試春官不利卒業太學凡數年間母鬻舊產暨諸服飾共給殆盡寶二十五得進士明年授許州知州迎母就養封太宜人歷陞戶部員外郎郎中江西提學按察副使浙江按察使右布政使湖廣左布政使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總督漕運領鎮淮安母自四十六至七十凡二十五年皆就養時寶以逆瑾屬劾平江不聽矯詔勒致仕家居越數月起巡撫貴州勉奉母以行至長沙有戶部侍郎之召而還於是母年七十一病衰不能就養矣再疏請終養未許寶至京師數月又再請終養詔許省視柢家三月又請詔許侍養於是以詔例誥進令號又八年寶進南京禮部尚書疏辭逾年未報吏部以請得先帝俞旨越三月今上即祚復詔起用疏辭許之且命

有司以禮存問於是毋年八十有一惟吾毋太淑人貞心保孤壯老安節如一日例以先封未被旌典先是封太淑人之誥有矧予風紀之臣上有貞節之毋之語大哉皇言所以旌吾毋宜無大於是者葢嘗作奉諂侍養之堂於家稱誥詞而記之茲者仰荷殊典榮寵至極於誥詞有光焉擬請於有道君子作貞節毋之碑刻之貞珉奉揚我聖天子之德意於家於邦永永無疆惟先生鄉邦先達道德文章海内宗師如斯碑者不于公請而

于誰哉其也朝夕毋側不敢遠離而病艱起居只尺之書不腆之幣謹屬諸姻友華邦特詣山中舊第私於下執事者實不敏誤辱執事與進久矣於是請也或者其無距乎敢布腹心謹狀不宣

再請先考贈都御史府君神道碑銘於少師石齋楊公事狀

先考諱溥字惟淵吾先祖三益府君之冢子也於吾曾祖存一府君為冢孫毋楊氏生二十年而娶吾毋令封

太淑人過氏越三年以疾卒年二十三而已先君孝友謙慎從里師誦習孝經小學論孟諸書皆能通其大意以父祖在凡百家事未敢自遂覯其志者知為端人也其卒也鄉先生李舜明題其銘旌曰純和生令祠堂主用之時寶纔三歲越十八年成化庚子寶舉于鄉又越三年甲辰寶得進士官許州知州先君誥贈如寶官階奉直大夫既寶累擢户部員外郎郎中江西提學按察副使浙江按察使右布政使湖廣左布政使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總督漕運致仕再起為户部侍郎先君以詔恩贈右副都御史階通議大夫及寶進今官既病而愈始得焚黄于廟惟生我之德昊天罔極童子無知音容笑語雖得之老母亦不能詳且切矣嗚呼痛哉昔在壬申某請養東歸嘗具事行以墓表之文請於下執事比蒙不棄賜之允諾繼以國事方殷不敢私瀆近託秦亞卿秉間申請承猶記憶用是敢致下忱倘蒙終念惠以神道碑銘永為泉壤之光不勝感幸之至其家世大畧

具太師李文正公容春精舍記及今太學士熊峰石公所撰先祖碑文令節錄别楮惟并覽而少采焉存一府君嘗受學於周正言士衡先生得春秋之指諸經子史多所淹貫稱鄉先生故特舉之臨書無任悚息謹狀

叙廬山景畫

予八九歲時從諸伯叔父謁墓聽松庵輙訪王中書所寓别室見所謂廬山畫壁者習聞歎羡之言而未見其妙比弱冠領鄉薦始知賞識而壁燬於火矣會試東歸

有莫能再見之恨越二十年提學江西往來廬山下追憶畫壁如在夢中益重疇昔之感又十年以户侍請告歸臥病冉涇客以是圖見貽予披玩之畫壁宛然不忍釋手烏乎中書之筆不可復見矣得見是圖亦可矣抑是圖作者不知何人意其在中書之前乎中書畫品妙一時見而愛之且欲求勝焉興致所到經營模擬有不能已者耳不然何其峰巒林麓亭臺人物洪纖曲折無一不似也昔之人作事必有所本觀乎小可以知其

大矣予於是重有感焉遂志於下方或曰此盛子昭氏筆也

叙竹茶罏

洪武壬午春友石公以病目寓惠山聽松庵目愈圖廬山於秋濤軒壁其友潘克誠氏往觀之於是有竹工自湖州至庵僧性海與友石以古制命為茶罏友石有詩咏之一時諸名公繼作成卷永樂初性海住虎丘留以為克誠別葢在潘氏者六十餘年成化間楊謨孟賢見

而愛之撫玩不已潘之孫某者慨然曰此豈珎於昌黎之畫而吾獨不能歸諸好者乎乃以畀孟賢孟賢卒之三年秦方伯廷韶以郡守報政還自武昌遂為僧撰疏語白諸孟賢之兄孟敬取而歸焉吾聞諸吾毋姨之夫東畊翁云

彤叙

是山也為九龍第三峯昔人謂之繡嶺其發原蓋逺就其近而觀之首垂玄武而委脉於坤是謂金水行龍聳

如流如凡三數起伏迤邐至丁北轉下行又三數起伏乃穴是謂丁山癸向左盼龍翔右顧虎伏兩峯夾澗流界左右然以金微且淺法宜即窩之弦而兆焉其堂則裀敷席展衆山斯止諸水來會蓄瀦廻抱其案則數峯麗秀若拱若獻近遠前列是非所謂内閉五行外藏八風者乎於斯焉兆唯世德君子乎宜山人熊鰲云

筮述

正德辛巳月建已酉日在癸亥某以王山長宗元筮太

夫人壽藏於繡嶺之岡於是諸山人雜相者一年矣中
岡有梔一樹爰以為準筮其右若干步所遇旣濟宗元
曰不吉某曰墓欲久遠而以亂終可乎筮其左若干步
所遇觀宗元曰是差勝某曰四陰逼陽幾於剝矣其愈
幾何筮其左若干步所遇睽宗元曰睽離不可用也某
曰此大事小事之吉其何可當之乃筮其右稍下若干
步所遇需其辭曰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某曰止兆
其在斯乎此吾先世之祉也太夫人之德也吾舍是何

之焉且四占皆静合於坤德需有俟之道焉於夀藏為

稱神告我矣宗元曰然某遂再拜以奉筮辭

叙筮

己卯六月江西變起警及于江之南史以周易筮之遇

觀之坤曰旡咎客詰之對曰風行地上虛而有聲或將

靡焉然巽木也坤土也時云秋矣木克於金實落材亡

同復於土且有黄裳之象焉雖野戰皆血而土無分裂

觀之坤亦坤之觀五君位也君位在德德曰好生一念

動天而况於人乎故曰君子无咎君子有不在位者上是也事無與焉咎將焉生故又曰君子无咎

叙萱萎事

予得告而歸植萱於容春軒前歲輙滋長至百餘本五六月閒其花最盛觀者稱焉癸未春予居太淑人憂見萱之初茁也戚然有人亡之嘆欲抜去之未果至四月之閏則枯死過半其未死者亦萎黃憔瘁不莖不蕋烏乎異哉其知予心哉或曰久亢故耳數年閒亢亦屢矣

而未嘗死也且並植者不止此此以亢死他卉則謂之何有知無知重傷予心欲歌而不能成音故筆之簡

叙陳長史事

天台陳完以鄉舉任涇縣教諭嘗與同寮及諸生分膳夫銀内一人多銀一錢已去矣既而少者來告完曰多在此遂封一錢與之其人曰多者在某人皆知之先生本不多今以與某某安敢受完曰吾實偶多汝若不受盍棄諸水乎遂棄諸涇縣官送百金來修學完詢其所

由來知為贓罰遂却之其辭曰吾聖人有靈決不欲以此物修其宮況廟學亦不大壞不修可也卒返之於時士論咸服凡諸生家有訟不之有司但至明倫堂一白得完一言皆服而退後以風憲召擢國子博士終河南某府長史

叙內承運庫進銀事

弘治己未予為户部廣西司郎中尚書太原周文端公以內庫缺珍珠請行廣東鎮廵官采取免差內臣仍擬

於太倉庫進銀二十萬備買辦上從之予以祊主是議率主事六人送入左順門内庫人設木闌秤閱太監龍壽視庫人從事焉事畢庫人出皆搜檢於欄口壽出亦如之至予等六人出則不搜檢予問諸庫人對曰此舊制也凡文官不搜檢予退而語諸同官曰朝廷待文官至矣我輩而誣上行私黷於貨利者不亦自負以負朝廷哉

帝王官家天下論

古也有志二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曷為謂之官也傳諸賢而不傳諸子也曷為謂之家也傳諸子而不傳諸賢也曷不謂之子天下乎有子則世焉無子則及焉要之不出乎家而已矣不必必歸諸子故也官天下者公於一世而不必於一家家天下者公於一家而不必於一身此二帝三王之道所以為盛也父沒子繼親受之命此事之常無庸論者乃若兄終弟及以兄道命之乎以君道命之也君道即父道也以君道命之則弟以臣

道承之以父道命之則弟以子道承之而弟道固在其中矣以一身具三道焉咼為為之後而不遂為之子也昭昭穆穆有定分焉故也况為之後而子焉者為其嗣之絶也今也有萬世之廟則有萬世之祀其宗也固時享之其祧也亦歲祫之其為有後孰大於是而必為之子乎且君之及也必以嫡宗之繼也必以支以支而及非及也以嫡而繼非繼也是以宗法自諸侯别子始有之然則禮傳所謂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

自出者何也明其統之尊也故宗雖不及於天子諸侯而統不能不系之也夫是謂之正統夫既後正統矣則於所生何以不得顧也夫既後正統矣則正統在我以正統而復承小宗可乎然則名何為而不可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民無所措手足是故名雖不可易而正統之尊固不可干也是故正統之祭之廟不敢與也正統之薦之祠不敢入也無已而為之别

室側焉而不敢並也孟子曰諸侯之禮吾未學也况天子之禮乎是故名當稱則稱之道當隆則隆之分當嚴則嚴之禮也然則名之當稱固知之矣所謂道當隆則隆之者何居以伯父而有祖之道者也所謂分當嚴則嚴之者何居以伯父而有君之道者也然則何以隆之何以嚴之亦曰别嫌明微於廟庭饗祀之時敦孝起敬於宮闈省謁之際無所不用其誠而已矣

論古今書劄

古人書劄必自手出今之世始有代寫者非官冗則病不能執筆耳然因此二者遂因循以為常益惡勞好逸人之大情不甚相遠故也僕自為藩臬入臺省東歸而病不親翰墨者餘十年或以為俗或以為簡皆未得吾情獨以為懶者得之若吾同年徐興之每作一柬必用官印連作三數紙擇一紙用之計人得之必裝潢為卷為冊以傳不朽此其意與吾意又大相反吾老矣俗與簡豈可令人常加我哉喪畢之日亦將親朕筆墨如古

人故事但荒詞拙翰重識者之笑是又不能不自顧也

溽暑坐齋中聊試此與知己商之

珠璣兩弟字說

珠照十二乘者魏人誇之君子以為弗四臣若也臣以亮治珠可無臣不可無謂臣為珠其天下之真珠矣是故珠字曰臣唐虞設璣以象天天之有政與人無異而恒垂以示人觀璣以協天璣之所在政之所在也是故璣字曰政於乎充為臣之節以叙群倫是亦為臣端為

政之本以酬庶物是亦為政是故臣曰國臣政曰國政夫豈遠哉

樂易說

夫易何為者也夫易以言乎地則險之對也出乎易則入於險矣以言乎事則難之反也出乎易則入乎難矣吾聞君子務遠且大者而先難後獲夫易則何樂之有易曰乾以易知易知則可久可久則賢人之德中庸尚居易俟命孟子惡在易求難舍易不居而惟難之求吾

恐曰行乎險途非順受之正矣進退狼狽天下之遠且大者將曷從而求之哉况一意先難探賾從危用力于不可為之地而無從容自得之益如後獲何是故夫易君子居之然非知之則莫之能焉知而不樂猶未知也是故夫易君子樂之故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惟其樂之至是以居之安惟其居之安是以有所不存存之必專有所不行行之必果故曰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所謂遠且大者也所謂後獲者

也吾姻弟秦君國和自號樂易其知此道矣或謂國和之先大父誥封武昌公自號修敬君子稱其得持身之道其先君詔旌孝子公自號養恬君子稱其得治心之道國和乃不是之務乎國和通經學古旣有所得矣其於儒先所謂入道莫如敬養心莫善於寡欲者亦旣聞且佩之矣其意必以為易雖非敬而易者敬之基易雖非恬而易者恬之地苟舍此不務而入乎險難則憧憧往來僥焉如不終日夫敬也雖欲修之烏得而脩之左

右維谷冰履淵涉憂虞且至夫恬也雖欲養之烏得而養之惟易也故静静則敬可脩惟易也故安安則恬可養以是持身以是治心聖賢之典祖父之訓於是乎在是樂也以國和觀之蓋天下之至樂也故擇不處仁君子以為不智不居易者其謂之何或謂國和舉于鄉歌鹿鳴而貢于天子會天下士試于春官將登廷而奉大對以其所學被諸四海一舉不利至于再禮也再舉不利至于三禮也三舉不利至于不一舉而期必得焉亦

禮也今自丁丑越庚辰癸未至今丙戌皆辭勸駕而不行何居前是問之則稱曰吾父耄矣今也問之則稱曰吾母之年猶吾父也而病且久矣彼天下之就試者夫獨無親乎故有謂之固者亦有謂之異者樂易者固如是乎雖然予於是乎知國和之真能樂夫易矣夫有親而受子之養天下之達道也矧乎耄老衰病如國和之父母者而可遠遊乎國和一身致用雖急而于親也朝不虞夕固不能須臾離也若是而違衆獨留于家其跡

似矯其行似勉而其道則出于易矣不然忍心强出萬
冀一得而以榮親為辭縱得之冒險犯難不亦甚乎而
况未必得乎而孰謂夫樂易者為之哉葢予嘗論國和
者如此而未以語人今歲在乙酉國和初生丙戌之辰
届矣其子四人曰淮曰漳曰瀚曰涵者並遊庠序而學
有聲焉者也兹欲稱觴以慶焉而問辭于予予謂之曰
辭莫大於頌頌莫大於德德莫大於實實莫大於義義
莫大乎辨請以吾所論者致之何如四子者再拜曰先

生之言足以壽吾親矣又再拜奉簡請書以歸

二雨辯 邵子閑雨齋居偶聞王生言嘆知之晩也作二雨辯

雲興於山勃然滿盈既藴而隆以雨者山雲之雨也謂之河雨雲興於海倐然彌漫既翕而盛以雨者海雲之雨也謂之潮雨海雲之雨乗風以行雷鳴則止山雲之雨挾雷以動風吹則散此其大凡也海雨夏少而秋多山雨夏多而秋少亦各宜之易是為變而無雷大矣天台王子春云

避客對

正德己卯寶幸及始生甲子有慶客至將避之客曰何哉子所以避者寶拜手曰寶所以避者有三太淑人在堂寶不敢言老不敢言老則不敢言慶一也凡慶始於子孫寶未有子太淑人方憂之舉觴之際能無動心乎且夫客皆愛寶者也慶畢而出必繼之以嘆嘆以終慶則如勿慶二也禮尚往來寶病軀不能與慶吊者七年矣受而不答可乎三也子以為何如客曰然客退遂書

之簡以告他客

對問建塔者

錫山建塔或問邵子曰建塔可乎曰可或曰不建塔可乎曰可或曰子邑之望也塔建不建子皆曰可何居曰今之為建塔之説者曰大拜也曰大魁也以大拜則吾官近焉吾而曰建人將謂吾有大拜之望爾也以大魁則吾無子焉吾而曰不建人將謂吾無大魁之望吾是以皆無與焉或曰昔范文正公舍其南園以益學宫曰

說者謂茲地當世出宰相與其私於一家不若公於一郡子獨無是心乎何見之小也曰范公何人也其心胸德量何如也其言固由衷也吾視范公殆不能為之執鞭獨於建塔則曰吾效范公得無自欺而欺人乎是以不敢也問者退遂書於册

對客語

某居太淑人之喪有勸乞葬或乞祭不自乞請于郡縣撫巡可也者對曰何敢某居官無狀不必言言勞則副

都御史左右侍郎兩任三品僅十有七月耳不應著令非令而已若吾親何且其病不能起拜計闋服後即有任使必辭今歲已恩明歲辭官在朋友且不可況君上乎此其所以不敢也勸者退輙書之

對客閒談

汴城相國寺宋故剎也今歸然靈光者惟佛殿九間甚鉅且工有無木不雕無石不刻之稱故老傳聞宋以京師無他形勝特為此以觀遠人僧每對客輙言之予在

許時三有事於場屋皆寓寺中嘗戲謂同年許昌言曰此寺寂寥久矣惟以一殿驕人耳昌言笑謂此語甚奇又轉語客以資談謔吾惠山之泉本以清洌名天下今或欲邀貴客輒以飲泉為辭留連終日以長聲勢如謂吾邑徒以一泉媚人不亦可乎予語山僧屢矣惜不能如昌言之領解耳雖然亦無使佳客聞之以重吾泉之累也

對喧者

其衰病且老矣而乃罹此災變是天以警我抑以進吾德也德莫大於義利之辨辨莫先於辭受之際苟辭受以義而不以利視平生無改焉則吾德之進於是乎在若曰吾無室矣無衣服矣無器用矣不問可否至則受之不亦愧吾平生乎是天以成吾而吾自敗之也其雖衰病且老矣敢不自勵哉敢不自勵哉三月前吾無上事因暇而叙吾平生辭受之節作辭饋志是殆若有識焉其藁尚存今錄於左與愛我君子者觀之

慕闕里言

嗟乎闕里之不得謁也豈非平生之缺典哉初會試再北上以力弗贍固不必論抑有他日之望焉及舉進士領許州東歸省太淑人急未能往也比自户部出提學江西奉太淑人同行至濟上水溢壞舟又未能往及為都御史督漕朝京師當逆瑾用事時致仕東歸又未能往再起請歸養寇滿齊魯之間又未能往瞻望嵩嶧萬古之思於是乎切至今數年夢寐猶不忘也偶見黃巖

鍾生言近與陳中丞文鳴謁闕里而還有餘感焉然老矣雖甚慊其可追乎

觀泉雜言

予初得泉於海天亭後石壁之下略加浚焉視其窪曰長一寸予喜焉為長渠深池復竅其坎湍以節宣之意其源源不已也不知寸寸積之數日而滿滿而瀉之數刻遂盡渠絶池涸無所於繼既乃即其窪之上石稍平處鑿為圓穴徑三寸圍九寸深五寸於是其穴常盈如

水精之在盤也烏乎昔之規近乎大受今之規近乎小知小而局則漏大而虛則荒舍小而圖大未有能副者也雖然盍亦求其源乎故曰涓涓不絶將成江河懲漏而戒荒吾於一物得二義焉

擬命使存問儀注

先期二日戒洒掃薫𦶜告於家廟戒司賓以賓一人祗承君命敬不在寳恐有踈慢故先期一日設香案于侍養之堂中設臣寳候立位於東階下拜位於中庭聽存問位於香案前設燕

命使席於容春精舍本日早臣寶公服執笏候於門外
命使將至出迓於里門東臣寶隨命物入敬視陳設畢
退立於堦位西向引賛導使者入從中堦升堂立於香
案東北西南向賛者從之通賛唱行存問禮引賛唱詣
拜位導臣寶至通賛唱四拜引賛唱詣聽存問位導臣
寶升自東堦至引賛唱跪使者致詞曰聖天子以太淑
人病體未安先生累乞終養孝誠懇切有詔着有司以
禮存問某等敬致茲休命臣寶敬對曰臣母老病臣乞

終養何敢希天之寵今者欽蒙聖恩詔賜禮問臣母子不勝感戴之至引贊唱叩頭三叩頭畢引贊唱復位導臣實自西堦降至引贊唱詣拜位通贊唱四拜唱禮畢引贊導使者出臣實隨送至門外拜叩頭使者不顧司賓邀入精舍臣實入敬妝禮物告於太淑人畢乃至精舍陪燕越明日熟其腥薦於家廟辛巳十一月二十日知府臣王教來致命用之二十一日知縣臣暢華來致命同

三世傅母𡏖碣

三世傅母孰謂謂先祖妣贈淑人楊氏之媵俞也何以稱乎三世也楊淑人旣生吾先考贈都憲府君吾祖考贈都憲府君乃命俞傅之及先考娶吾先妣過太淑人寶生三年而孤太淑人請於楊淑人又以傅命俞及其冠有室顧淑人生二男三女以傅請於太淑人太淑人屬俞如楊淑人之故二男不幸繼殤三女有家皆方懋婦事俞蓋有功焉凡歷三世壽八十有四貞肅慈良一

德終始無媿古所謂傅母者云是之稱爾母病於淮安漕府比其致仕奉而東歸卒於小寢踰月以葬於斯適當今卜太淑人壽藏隧道之左位置惟允俞葬正德庚午四月十二日某為之志越十有四年太淑人葬於是乎碣凡志所書者不書

五世守僧廬碑

永樂初我高伯祖伯完暨我高祖叔安二府君卜葬我五世祖試知州府君配馬宜人於惠山聽松庵之北原

也庵僧普真及其徒懷祖實以地歸之旣葬遂屬之守
高祖而下昭穆叙葬至于今凡四世百三十餘年矣乃
今卜我先妣太淑人之兆於庵益遹僧宗𤇍惠燈惠文
歸地且守如先世故事惟昔以士今以大夫式廓益增
歲事益殷乃以賻布之餘買田十畝歸之申勸勤事三
人者於性海為七傳繼之者圓金方益圓覺其徒也田
為直白金三十兩契皆有副與僧自今至於世世我後
人無敢言取僧亦無敢言鬻其胥顧兹碑

跋雲山別意圖卷

右吾邑諸先輩為郡推姚景衡朸貢時贈也葢一時名勝皆在焉其諸孫希遠偶因莫如山言得於吳鷹揚所遂裝飾如故而請觀於予時如山與潘繼芳皆在坐繼芳人言其字若別號以及履歴葢不知者無幾相與仰嘆者久之烏乎一鄉之士作於先者盛矣其間有天下士乎是在尚論者實晚進也仰止之餘輙書其末

容春堂續集卷九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容春堂續集卷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録監生臣張德𤪊

容春堂續集卷十

明 邵寶 撰

記二十三首

記

新修劒州城記

劒門之西南八十里爲劒州自梁越唐迄于我皇明數更建置而無改治昔人稱劒門爲兩川要害謂之金城天州固與有守焉然其城北負漢陽山乃以遠故不惟

其麓是即而前臨於溪溪之南逼鳴鶴山山左右合而城當其窪其爲埶甚卑且於古城址僅有其半其爲制又甚隘卒然有寇一攻什守難易倍百葢俯仰順逆舒迫勞逸之理有固然者正德乙亥武緣李侯璧來知州事見而危之又稽諸志牘得宋及近歲棄且陷之故亟與諸職事周覽焉而嘆曰嘻世有若城而可以爲守者哉雖然拓而西隘可廣矣闢而北且躋焉卑可高矣若其南東緣溪爲阻則固城之宜也吾舍是何之哉衆皆

曰然越三年戊寅既咨既繹既卜既畫乃獻狀及圖于巡撫右副都御史馬公昊于巡按監察御史盧君雍于鎮守都督僉事吳公坤于藩于臬于守若巡罔弗侯從七月其日侯躬率興事判官趙思仁以義民六人者相之越明年巳卯四月其日告成初侯念寇餘民瘵亦重玆役既而會籍分庸人纔得尺有奇民聞而驩趨之故其成若是亟也城西北皆新作南東修焉其崇爲丈者二其奇四尺厚減於崇六之一周袤爲丈七百其奇二

十凡益其舊爲丈四百三十舊有門四益其二爲六樓
如其門濠坪闉堞視舊加偉中爲衢井序屬區分鄉之
氓願受而居焉者若干室於是士民胥慶請頌矦績矦
曰吾職也何頌之敢闢顧不可無以告吾後之人俾勿
壞者則不遠數千里伻來以書請記予嘗觀易稱天地
之險而繼以王公設守之義盖城之攸繫大矣劔門於
天下寔惟地險之最論者至擬諸天今四海一家茲險
也固若無所事者其在一方則外控諸夷內聯列郡所

謂要害者固於是乎在焉而城乃弗地誨寇延敵懲亦屢矣近監遠稽不能不勤有識之慮而況民社於兹者哉然非知幾能豫上信其共下忘其勞如矦者欲諆而成焉不亦難乎矦字白夫以進士乙科歷教永興蘭谿仁和三邑選擢今官學尚古義蓋予自按察兩浙時知之矣矦嘗建諸葛武矦祠兼山書院又申表諸死節者知方之敎實於城先因併書之

無錫縣修城隍廟記

今天下郡邑歲春秋壇于南郊而祭焉者其神有三曰風雲雷雨曰境内山川曰城隍城隍既壇矣乃復廟焉何居風雲雷雨天之神也其祀取諸雩山川地之神也其祀取諸望壇而不廟禮也若夫城隍則築焉鑿焉成於人者也故其神雖無方必於人焉依臨川吴氏謂宜有古忠烈正直之士爲之配若句龍之於土棄之於穀者於是焉廟於城之中以爲羣萃之主不亦可乎前代不經之典我聖祖既釐正之而陰陽表裏之說尤勤播

告吏長貳初至若三厲祭皆於神要盟焉禳祈必先又不惟朝夕出入儌守是賴廟固不嫌於瀆也壞而修之非有司而奚存哉吾錫之為廟者稱弊久矣今年春二月吾郡貳守范侯澤來攝縣事於是民饑且疫侯屢造而禱焉亟圖修之越三月告成或者謂君子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夫城隍為邑保障人修之而神相之守蓋理之宜今吾城且復隍過者莫不興嘆有吏責者不是焉圖而汲汲於神是崇是飾不亦末乎烏乎東南民力

竭矣在一郡一邑尤難爲言茲役之大若之何其可以遽興也况自壬申之秋至于今茲撫按諸公屢議未協侯一人獨且奈何哉而廟之修則侯之所能爲也以其不能而并輟其所能爲者是可忽也孰不可忽也抑侯之舉其殆若爲之兆也夫廟之東序皆新作其堂若門若西序則因而治之棟隆桷密瓦甓完壯素壁丹楹錯映旁麗允與新稱凡費爲白金若干兩皆措畫自侯往來宣勤者縣丞雲君升杜君世昂王君震主簿林君漢

典史高凌霄而道會華清眞有專責焉閒以俟意請記其事於是乎書

月華記

己卯中秋之夜月踰午矣有言其光之異者開戶視之則見夫月之外有黃赤二暈暈之外祥雲絢爛五綵五色紛披輪囷互映旁射千奇萬麗不可名狀月在暈之中淸虛相涵凡如其圜如懸如其麗如浴如其旋如鑠如其煇如濯如其潔如其輪廓若加而大焉凡一圍許

少焉有朶雲來掩之漸曀而散月乃復故葢吾華氏女
言如此予嘗聞言月華者人人殊今於是獨有得焉月
水之精也秋之氣於行爲金秋中則金盛金盛則水因
以滋故於望也受日之光於他月之望爲尤重月之華
日爲之也是故其望也倏其華也忽不然水陰物也金
亦陰物也烏能動盪騰躍如是也哉是日久雨初霽酉
刻復大雨震電亥盡稍霽尋復雨至是乃大霽

燕壽記

正德庚辰之歲吾母太淑人壽登耋老先一歲巳卯冬十一月二十日爲始生之辰於是稱觴以祝焉禮也時其亦耆年矣諸姻友君子將以正月一日爲其慶其以母在辭不敢當越九月會有南京禮部之命其疏辭未報太淑人壽期及矣先十日辛丑賀客有至者太淑人居中堂諸客以分入拜太淑人起立受之當答拜者其代之答禮畢乃燕是日爲本宗若干人六世祖姑之族一人居尊席祭酒焉從弟珠璣屬吾友浦文玉爲序從

子勲作慶客對十二日壬寅爲太淋人之族黄藻過氏合河南北若干人其入拜如本宗族舅傒爲序舅姪棣繼爲之十三日癸卯爲吾祖母楊淋人之族若干人吾姨弟槩楷與馮其入拜如初屬序於馮僉憲廷伯廷伯爲吾從曽祖姑之外孫叙吾世德爲詳十四日甲辰爲吾室顧淋人之族若干人十五日乙巳爲吾季女壻泰汶之族若干人其燕也居尊席者其表叔股翁時泰其年亦七十九汶自爲序天台王生宗元又爲汶序之汶

之父國英賦詩十六日丙午爲吾庚子鄉舉甲辰進士
同年之子十五人席南北列坐中尚其東坐西向呂太
僕仲仁爲序莫鉛利卿呂亨夫叔通皆賦詩十七日丁
未諸鄉大夫士之内子若干人來燕於中堂居尊席者
談萊州之室錢太恭人其年八十有二十八日戊申吾
内外姻族諸女賓來燕之如諸内子居尊席者吾祖母
之從弟婦張其年八十一十九日己酉爲鄉貢進士若
干人席南北列坐西上凡吾門人皆降齒陪席新喻訓

導趙勲立之爲序盖諸君請之顧成美華企説皆賦詩燕畢縣大夫暢侯曁鄭邑博以鼓吹導爵障儀物至遂留燕焉時日將夕矣陪席者茹叅議世和二十日庚戌其率三壻及女及諸外孫男女稱觴於侍養之堂禮畢莆田進士陳應之及諸姻友子弟先後至者皆入拜退而小燕先是其嘗請諸表舅都運張公元之爲序至是懸之二十一日辛亥爲邑庠生若干人莫如山爲序張琇元充繼爲之陳籌廷猷莫鋭藴卿而下賦詩者若干

人二十二日壬子爲里儒若干人羅建寧文徽爲序蓋
諸君請之潘繼芳而下賦詩者若干人二十三日癸丑
爲泰伯鄒氏若干人德豫吾門人也自爲序秉倫舄及
其諸子承皆賦詩二十四日甲寅爲吾仲女壻閻江吳
汝憲之族若干人汝憲自爲序居尊席者其尊姑之夫
鄒翁允明年七十二二十五日丙辰爲鄉大夫士仕而
歸者若干人吳憲使遜之爲序趙揮使廣淵與馮僉
憲廷伯顧少參與成皆賦詩二十六日丁巳爲吾從祖

姑之族塼橋錢氏凡若干人表弟諫諷爲序其叔枋賦
詩二十七日戊午爲鸄湖華氏若干人吳門都太僕玄
敬爲序盖文遠翁請之瓚宗玉琢成玉皆賦詩二十八
日已未爲太學生陸德以昭輩若干人南京户部郎中
陸節之爲序節之以昭從兄也初以昭請序于靳閣老
戒菴公諾而未成故請于節之陳稱有實自繪萱草賦
詩其上二十九日庚申爲吾長女壻華珉之族若干人
居尊席者其姻吳東湖氏年七十鄉貢進士朱象賢世

承爲序珉請之也三十日辛酉爲縣屬諸司官暨鄉里諸耆舊若干人焉經天常實倡之而請諸顧少參與成爲序四明二儒生與焉十二月壬戌朔爲望亭高橋二廵檢暨六房諸掾若干人二日癸亥爲南塘及冉涇里社諸隣若干人龔翁世安居尊席時年七十九三日甲子爲方外交者若干人燕于別室四日乙丑以後至者留之不日不旅論者謂是舉也積雨而霽蓋若得天道焉羣分而萃蓋若得人情焉况有命自天久廢而舉式

當壽期非苟吾君遐遺之念抑何以得此此皆吾母貞心慈節上通旁浹以臻斯盛實也不孝其何以當之欣幸之餘敢筆以識必曰者不敢不謹也

毘陵驛遷建記

毘陵驛舊在郡城朝京門外去郡治若干里自洪武元年始建越若干年天順其甲子前知府王侯𢢿以賓餞之弗便也改建于朝京門内時城久壞水無鍵柵使舟之往來罔晝夜阻不知城之為�也成化以來城再修

而益嚴水門有啓閉之令舟或夜至時入則啓諆於奸
不時入則方令於遽蓋議者多及之而莫能爲計正德
巳卯秋屬有江警監察御史天台葉君忠奉詔廵按見
而深虞之乃屬今知府宜賓王侯教而告之利害曰是
尚可緩乎侯曰其不敏亦虞之久矣敢不亟圖爰暨同
知范侯其通判其侯其推官其侯其檢郡志而得其故
則率武進知縣其君其等相舊驛旁近地而議遷焉以
舊基予民得其直而易新基蓋畧相當撤故材外所益

亦無幾召匠稽會衆議惟允用書請于今廵撫都御史内江李公其公議如廵按廵按具以疏聞事下司馬如其議以請詔從之俟乘農隙擇日興事越明年二月告成伻來屬記於實惟事之在天下不能無所因革君子於因革之際利不倍蓰則不敢輕舉害不倍蓰則不敢輕廢蓋重輕急緩之宜存乎其迹者易見而勢若幾有出乎其外者非執兩端而明以照之欲得其實難矣然郡有守縣有令而監司者臨焉雖同心事國而體分各

殊苟人持所見而惟意之遂則有遷驛以圖便而妨於城守如前日之為者且夫驛以傳設城以守築二者固不相與焉而是驛也於是城也一因革不審其利害固有較然者矣況天下之政始於朝廷而達于郡縣其因革之故勢有倚伏幾有顯藏尤非一二之可盡是故君子無鉅細邇遐必於其微而同心以圖焉不然何是驛之議一倡於廵按而王侯承之惟扵而廵撫而司馬亦罔弗協如是哉君子於是舉也可以觀政可以觀人矣

寳不佞於是乎記廵按君有古憲臣風裁所至究諸利害罷行惟時蓋尤有大於是者以非是之繫也不書

王氏橫麓新阡記

阡於橫山之麓故昭勇將軍鎮江衛指揮使王侯希程壯而遊焉老而營焉其卒也其子太學生文炳承其命而治焉者也初侯之祖兵部公欲卜居焉未果其子冢宰文肅公其孫都憲公皆有政於國未暇以卜蓋至於侯三世矣侯始作别墅於山之陽既又即其隂爲山居

晚於居之左相得善地曰吾死其葬於斯乎蓋屢以語
文炳文炳心識之不忘至是乃克成之山縣艮是來歷
震而巽漸起益崇凡若干丈由陽罔以登度嶺而即于
其陰下上惟半侯之兆實於斯在左顧别墅若爲我負
右掖山居作我股肱水旋流左右再匯再折北迤東若
干里入於溪又東北若干里入於江堪輿家曰法卜筮
曰吉蓋自麓及兆凡若干丈道樹以松者什九以栢者
什一凡再踰澗石池如之池皆有梁其一且屋焉門四

重初若二皆石初曰雲關二曰神道其三爲屋其四爲柵背三曲澗當柵之前形如玉環命之曰環玉阡之觀於是爲勝又上爲祭享之堂六楹左爲土神祠右爲廬以宿齋者石垣於兆之周其門以山之名所謂芳茂者顔之不忘故也是阡也侯旣授大凡文炳陳修惟勤經畫惟悉樹藝惟懋成於侯卒之二年己卯明年庚辰其月其日乃葬先數月文炳介其姑兄户部主事殷君子辛以圖及書來請記惟慶之稱餘尚矣是豈獨天道然

哉人固若有遺之要之歸於天焉故以言乎時則若有待以言乎數則若有定無小大一也晉陵王氏以端雅立家我皇朝以來惟兵部公繼其父延平公以儒業起從仕皆德浮于位文肅公顯矣盛矣而未及入相人猶缺望焉故富貴福澤遺其子若孫者譬之寓物於人已取之不盡若約夫後之人必取之者不然横山之地知則久矣乃三世蓄志不遂用之而必待於侯之宅之也哉君子觀乎其小可以知其大矣侯諱洛希程其字别

號弦齋雖階武以顯而行業不媿其世其詳具銘表若碑茲不著

蔣氏槐廳記

出全州南門之外若干步爲今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蔣公之第自公以上凡若干世皆居於斯至公之世而家指益繁乃於第之右圃作新第焉禮也中爲堂有巨槐一株度方定位適當其前堂成君子過而嘆焉曰此古人所謂嘉樹也又曰徵之近代其公卿

之兆乎乃題其堂之楣曰槐廳於是公自少宰入參機務遂進令官贈三代皆如之伯凡誠之公亦自都御史進南京户部左侍郎諸子若孫繼起未已君子以爲德之符也爲詩歌賦頌而美之者自少傅遂菴公而下凡若干人公乃用書屬其記之天下之物莫大於無心之會是蓋有天者存乎其間而人之力不與焉故夫物徵於人爲休於家於國爲禎爲瑞不可誣也蔣氏之有斯樹也不知幾百年矣昔也在圃今也在庭昔之植也蓋

曰惟圃之宜而豈逆知其爲庭之蔭且觀哉故君子以爲在德德之貴乎積也久矣孰能累世相承惟曰我分固爾合於易不耕穫菑畬之義如公之先者由今觀之蔣氏之世德其亦猶斯樹也夫樹不期庭庭不期樹無心之會非天其孰爲之烏乎盛哉其辱公知且三十年公位少宰其承乏司徒又數朝夕今歸且病矣心亦未敢忘也於是乎記若夫公之德在朝廷而望重天下天下之人固有稱述以裨國史者茲不著

水石簋記

郤子壯遊中原得銅簋二以歸丹翠相錯古色可愛中歲病居每夏苦熱輒挹惠山泉注其中會有自漢之滏拾石子遺我者或圓或隋黑者如漆白者如玉郤子曰吾鈇典也簋貯數箇焉手挪匀而弄之晝日忘暑客有過而見焉者曰異哉古人之清玩多矣而獨未有此也東坡恠石乃辱於僧無足論者雖然安得起雲林子而賞之

常州府遷建忠義祠記

昔在宋德祐乙亥元人入江南常州既降而尋復於統制劉公師勇也於是西蜀姚公訔以朝命起知州事郡人陳公炤起為通判與師勇及兵馬副都監王公安節柵塹共守餘四旬不下巴延愬會兵破城姚陳王三公皆拒戰死之師勇突圍趨臨安卒從王事以死時信國文公方駐師平江尹憲將王麻廵檢士龍皆以其命將兵來援士龍戰死虞橋玉戰死五牧胡進士應炎起署

節度通判計畫守禦與其父兄皆死知武進邑圭被執不屈死方其在圍招誘脅迫繼以屠戮勢極慘烈自吏士至於民無一人言降者事聞行在有詔為諸公立廟未克立而國亡我皇明成化間諸生有以祀典為言者有司僅即他廟歲時私舉正德初諸生葉夔又以為言巡按監察御史謝君琛請著於典詔從之前知府李侯嵩嘗建祠於郡學左狹陋弗稱歲丁丑今知府王侯教方圖遷建會監察御史張君鰲山視學至郡斥毀尼寺

乃議以所謂妙勝寺者易正覺寺於僧改而成之中祠
信國者節制所在有帥道焉故上附功宗之義諸公咸秩
凡九人先是戰死無錫曰阮知縣應得者與焉乃若僧起
兵死者二人道士不屈死者一人又稽諸前後死事者二
人方允武劉溶皆從享於序烏乎元人南下臨安廹逐宸
宋至于德祐極矣長江天塹不足為險而況於城乎城無
人焉猶無城也無城則無郡無邑是尚為有臣子乎國步
之蹙其何日之有況常之為城至是孤危特甚乃獨抗於

其閒既堅且久葢惟數君子是頼數君子者亦惟忠義是秉是天傳所謂國有與斃者不其信哉故論者謂常爲忠義之城擬諸唐之睢陽至于今稱之烏乎睢陽雖敗保障之功實在唐室而吾常於宋乃弗弔如是哉援兵隔絶而恢復無期人邪天邪謂之何哉夫大忠三人死而存國忠義數人死而存城城亡矣國亦亡矣而其義固存也葢君子之論如此今去宋且數百年矣惟兹祠事議興於庠校疏上於廵按命制於朝廷基定於提

學而功成於郡守春秋肇祀繼繼無窮蓋必如是而君臣之道立必如是而封疆之守嚴必如是而春秋之法著忘身以殉國居常以虞變樹聲以廣敎一舉而數善具皆可書也祠爲堂若干楹前門若干楹中門若干楹左右序若干楹皆即其故而新之其功不減於作又作齋宿牲殺省滌餕燕之屋凡若干楹祠制斯備堂之左右有池汪如各一畝所祠成之三年巳卯廵按監察御史葉君忠臨觀而有感焉作浩然之亭其上而爲之詩

侯賡載歌已而歎曰神其如此水夫寶郡人也聞而樂道之侯先以記屬至是來再告謂郡之故於斯爲大雖不敏敢不執筆以書

淮海秦先生祠堂記

淮海秦先生祠堂者先生之十九世孫銳之所建也先生在宋建中靖國間以國史編修坐黨籍謫外尋遭忌者所中四徙而卒於藤州歸葬高郵政和間其子湛倅常州遂遷葬于璨山其孫南翁因家無錫傳十餘世至

銳之祖封武昌知府公景暘暨其子方伯公廷韶其諸子封都憲公潤孚謂先生生長宦遊之地皆有崇奉而錫爲葬所顧獨缺焉蓋有志於祠未果而繼卒銳欲擇善地以承先志久而未得嘗以告予繼之以嘆正德丁丑監察御史安成張君汝立以提學至縣盡毀尼女冠之居而及於鳳光橋東所謂善智寺者銳見其近且塏爽乃請于提學君君亟稱善而從之爰謀於其諸子今鄉貢進士泮歸直于官請其地而建焉始事於戊寅之

秋越明年己卯春厥功告成予往謁之退而嘆曰美哉祠也秦族盛矣宜其有此哉蓋吾嘗觀於前宋周程之道學尚矣其次則德行如司馬其次則功業如韓范其次則文章如歐蘇亦皆古所稱不朽者先生文麗思深而風致清逸與黄陳數子並遊於蘇文忠公亟見許與既入史院而不幸死於遷謫至於今誦其言想望其丰采者猶色然起敬謂夫不朽亦庶幾無媿焉爾矣錫之祠墳蕪葬已甚而數十世後乃有繼圖崇奉如鋭之祖

孫父子者君子雖欲弗予其將能乎秦之在錫自國朝以來起家鄉貢者九人登進士者二人而學行政績莫顯於方伯公與今都憲公國聲嗣而興者其人尤衆初鈗既得地而經始也亟用書告都憲於湖南都憲曰此吾族之缺典不可不圖及將落而告其二叔永孚仲孚又皆曰此吾父吾兄之志也不可不力祠因故材葺而為堂中奉先生之像前為門堂之後新作燕室四楹室之後為樓題曰淮海其下為夾室常州公暨處士物初

先生暨武昌暨封都憲暨方伯五公之像縣焉左右有序凡若干楹歲舉私祀於堂銳也祼獻唯謹餕於室則諸昆弟咸在夾室五像以有家廟故薦而不祀乃若二子溓汝及其羣從延師講肄亦皆於斯蓋尊賢於先而因以風其後人銳之繼述於是乎大矣其辱交於秦氏三世至銳始爲姻連蓋於是與有慶焉頃銳以記請再辭不獲既爲書其事復作迎送神辭俾於享焉歌之物初都憲之曾祖也於武昌爲諸父銳字國英太學生其

辭曰有藤糾兮若虬與古木兮相繚公何爲兮此卭昔有夢兮彼州夢維水兮我泉清流公舍此兮焉留矧有萁兮有裘世復世兮千秋公之墳兮既荒邑有構兮曰公之堂蕙肴烝兮奠桂漿肅登降兮有冠有裳公之來兮如水斯洋公之去兮如風斯翔祝有冊兮歌有章惠諸孫兮不忘

浙江清軍察院題名記

古者兵農出於一而治之者二後世兵農出於二而治

之者三何謂二在國曰治賦在軍曰治兵何謂三二者之外有清理之政焉二專其一三兼其二是故治以清理爲難難難存乎人不存乎政令朝廷遣御史方行天下巡按之外惟清軍爲重頃著令一年一代與巡按等嚴之至也厥亦惟重故之以哉上之十五年正德己卯監察御史其以清軍奉勑涖浙越明年庚辰當代爰考其前政氏名叙而書之以刻于石伻來用書請記惟題名以清議爲激揚尚矣而所以爲議者則隨所司而異今

之蒞清軍者或威如以爲嚴其究也野不勝究或豫如以爲寛其究也伍不勝缺今之所書若其人宜皆有之來者不可聞吾聞其語矣然指而議之曰其也豫如而無缺其也威如而無究其不然者其若其皆是也言若是而謂不可聞乎既而又曰雖然其也廉以正其也忠以直若其則肆若其則回雖飾於政不足尚也或究且缺政又若是其劣蓋守道與官相勝而不相掩言若是而謂不可聞乎今夫鑑衡權度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

也是非之極出乎近而應乎遠榮辱之端發乎微而成乎著名之爲激揚於是乎大矣題可不慎乎或謂人品本於初生而習以成之此其力固有素定焉者故成仁取義不顧死生惟其人患得患失鄙夫是甘亦惟其人夫豈一題名間所能轉移哉君子推思齊自省之心而以忠告於人文獻信於傳聞風聲捉於號令事非典法所麗而彰癉行焉古之人用之今之人何獨不然昔者吾友徐子謙之題名於南京福建道也吾嘗爲之記之

君時同官蓋至于今猶未忘也立朝奉使所至懋於聲
實此固君素所蓄積而相襯之助要亦不可誣也繼自
今聞君之舉者安知不有興起如君者乎乃若記云則
吾爲君誦司馬公諫院之言足矣

修松風閣記

實初卜太夫人壽藏於繡嶺之下其兆當聽松菴松風
閣左人謂閣也右勝非宜盡徙諸實不可既而徙其兆
於上當閣之後人謂閣也前塞盡徙諸實又不可越數

曰說者不已乃擇日齋戒以周易筮之遇萃之漸史曰吉兆其宜矣閣亦無庸從矣於是盡謝諸說者而定議焉或曰僧之閣故方伯秦公所建也從而弗廢何不可之有寶曰閣吾有不欲從者四卜兆將以安吾親親安則福生吾其可毀人以自成哉且筮得吉占不從何爲刹菴之先僧交於吾高祖以下凡五世矣寶何忍涣而棄之方伯公吾壻汶之祖也若吾從其所建雖勿廢亦烏乎可於是說者皆止然念閣不修且壞壞則其勢必

至於毁吾雖不欲其能遂諸於是告於姻友之有行義者數人胥助工力易其棟梁之撓腐者榱桷之朽折者益其瓦若甓之圮敗者中爲虚檽而徙其佛像以從秦公之舊又爲髹塗采繪侈彼舊規作我新觀始事於正德庚辰冬十一月明年辛巳二月告成菴之長僧宗熾曰昔秦公之建斯閣也有記焉實刻在壁今兹之修其功不減於作而記乃無述敢以爲請實曰熾而弗聞乎維我邵氏勝國時世墓在張山國初我五世祖考妣始

葬於而聽松而菴僧以懐德故實與薰鄉之事有守道焉今也不他之卜而眷眷於是豈惟壤土之擇亦惟世德是思是繼而是地也蜿蜒一脉上由繡嶺是來左右二澗夾岡下行滙而爲池池之西北有泉出焉淙淙金石聲冬夏不息雙松並峙門右皆數百年物其左配以石床有唐人篆刻者人謂之稱閣之有亡蓋不與焉惟我先祖容春府君以來積德數百年而始至於實實雖不肖敢不仰承遺澤以圖似續閣之修其猶吾祖之志

也夫燈曰此公之德也此固邵氏之祉也吾先僧有知寶聞公言記其能外於斯敢以刻請寶曰諾遂刻之

石記

邵子作點易臺基既定矣偶行於其崖之上有石突出其高數尺其廣半之其西有如級者可升其上有如榻者可坐其右有如几者可倚可枕右之前有如案者誦可攤書書可伸紙飲可置蔬一盂酒一壺其東若北皆嶄焉壁立有巖巖之象或坐而東北望則武進之横山

江陰之定山吾東野之膠山高山芙蓉山鴻山丞山嵩
山石室諸山歷歷可指近瞰蓉湖如沼在圃通波柱渚
錯襟互帶而奇松一株適當其前觀者以爲此真臺也
邵子喜遂以所書點易臺三字刻於石上

泉記

臺之始卜也邵子作詩志焉有安得泉分一道來之句
既而臺之右石壁下忽傳有泉出焉始涓涓流繼鑿渠
而引之則源源如注淵然成池邵子喜名之曰滴露

昔賢祠記

昭勇王公既葬之一月其子太學生尚絅即其墓之側而爲廬馬禮也何爲有昔賢之祠也於是其掘地築垣得斷碑之半焉蓋宋李常州昌宗之志郡志稱其文出王荆公公之集固載其全其讀而嘆曰此昔之賢人也葬於是者蓋五六百年其兆既不可識不可以復封吾則何以爲心哉於是乎有祠之圖既又慨然以思曰兹山故號芳茂今名曰橫實以晉曹將軍橫者葬於是之

故橫於史傳無考其在當時非有重望何至以其名名山久而不易令也祠李而能遺曹乎地官主事段子辛聞而贊焉曰夫祠也固以義起也合之其可也遂成之祠爲二主左曰晉將軍曹公右曰宋朝奉郎守國子博士知常州李公春秋有墓事祀土神後則具俎豆以享其既自爲序復介其友錢景旲來請記於予予頃嘗爲王氏記斯阡也於茲山也悉矣使茲石也先是而出予固當牽聯書之況義以起祠有如今之舉者君子謂其

於是乎厚雖欲勿書烏得而勿書石得於正德庚辰十二月越明年辛巳二月祠成上於盧若干步石刻嵌于祠壁又别用石刻其全文以伺謁而尚論焉者

浙江巡按御史察院題名記

題名其以風勸乎易有之動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之能動物也亦惟無心焉耳夫人之有心固不能如風也惟有心而不與焉褒之而無作褒也貶之而無作貶也是謂有心而無爲雖謂之無心也亦宜孔子之春秋是也

下此則不然而謂夫題名為風勸者何居題其名不著其事行褒乎貶乎一付諸天下後世而已不與焉蓋庶幾所謂無心者非能無心也有心而無所容也故曰題名其以風勸乎此之謂也是舉也自唐以来蓋巳有之而人之膾炙莫盛於司馬公諫院之作重其言也非重其言重其人也夫以斯人為斯言而施諸無心之舉雖欲不傳其將能乎監察御史寶慶唐君應韶奉詔廵按浙江及期將代乃合前政氏名凡二碑所載及考而續

馬者通叙而書焉以刻之石乃用書屬諸生某等來請記葢予嘗觀諸歴代之史矣凡傳有所謂道學者儒林者文苑者循吏者忠義者孝友者隱逸獨行者皆先目後人標榜科級不少假借宜若無餘論矣茍其人之未稱乎其情則此方閣筆而彼議已起如公論何或者乃謂不如總之列傳然所謂傳者必叙其事行而抑揚輕重或有媿於鑑衡卒亦不能逃乎君子之論今夫樹片石以當公署凡有事於是者大書其名下注其字若邑

里歷官而於事行不綴一詞故雖孝子不能加於其父友弟不能加於其兄極而至於積恩宿怨皆行道之人也物之無心莫大於是矧御史以風憲名官其出廵也視古觀風之體凡事得風聞以言蓋皆有取於無心而唐君清修剛毅尤於是有餘力焉吾嘗於其前此暨今所按而知之矣故於是舉輒以一言賛之以成其風勸之美乃若記云朿固非其人也則何言之敢哉

烏木几記

是几也予為户部郎中時折俸烏木所製也正德巳巳予以都御史總漕事朝京師實始得之越明年庚午致仕歸几成又六年丙子作奉詔侍養之堂堂成置于其中於是乎記

東堂新第興建記

東堂新第者翰林嚴先生惟中之所建也嚴氏為分宜望族世居介溪自先生之高祖方伯公某以下子姓日繁隘至不可容先生以茲地密邇學宫故擇而居之其

先止有其東之半作堂東向號曰東堂鄉之人久而習
稱焉說者往往謂夫南有鈐岡背而不嚮於物理若有
非宜者正德辛未予以貴州之節過之蓋亦謂然越八
年巳卯先生奉使還自桂林乃作堂以面鈐題曰鈐山
之堂掖以兩齋右曰鄰頖左曰迎暉其南當出入之途
建太史坊其北即前所建東堂也又北爲燕居亭曰謹
思又西折而北作樓以藏書曰遵訓東堂之東舊逼易
氏園近貿得若干步所建先祠焉題曰方伯之祠方伯

於世得祠而以是名者以爵以德爲他日不祧之地今年春先生北上過錫爲其道山堂之槩謂凡鍾山仙臺諸峯遠近環列而鈴獨蒼然秀出端若屏障嵐霏空翠近落軒几風松烟竹灑如沐如而夏雨方雲冬雪初日滿盈光潔盪胸耀日朝夕萬狀而堂得專之堂之前瀦水爲池環以嘉樹城市山林不惟其趣亦惟其景先生於是蓋有以得夫勝觀焉予再至鈴一登其頂今聞先生言尤不勝躍然者惟先生以奇偉之才博雅之學膺

臺閣妙選爲國太史儲養延登屹然爲天下之望一鄉之士宜不屑居然自鄉之人論之亦固不能不以爲冠冕也鈐也一邑之勝也先生之居適與之對昔人所謂天設地藏以遺其人者非此之謂乎且營室而廟焉是先禮也廟而特尊方伯公義也燕居而思謹敬也藏書而遵訓博而能正識之明也樹而務滋崇德也沼而涵清澄心也禮以經之義以緯之敬以持之識以廣之澄心崇德以終擇鄰之意先生之啓渥經綸於是乎在觀

乎其小可以知其大矣予昔視學分宜以玆地故爲僧寺不宜居學之左祛其徒而虛之所存佛堂改題曰視學之堂至是乃有賢人如先生者入直于官闢其東之隙居焉而堂固巋然不尤愈乎先生聞之曰重哉邵子之言吾居成矣請書以爲興建記

超然堂記

超然堂者二泉邵子之所作也邵子初爲許州許有尚書臺在臨頴之野其規模風景邵子嘗聞諸故老而未

之見也弘治甲寅一夕夢至焉其堂曰超然而吟松咏竹二齋列於左右逍遥容與久而後寤具以告客客紀之以詩蓋至于今正德庚辰二十有八年矣於是邵子既辭尚書之召侍養之暇作點易之臺於惠山之麓精舍之傍既成而登恍然如夢中所見故爲堂於臺前榜之如夢或謂許之臺名尚書蓋以漢馬融氏嘗講經於是也故句今臺焉乃適邵子之起爲是官也名若是協邪是之堂爾或曰不然邵子爲親而請告其起也當正

德巳卯庚辰之歲時上下方震淩撞擊而邵子獨優游

泉石之間超然云者其在是乎邵子聞而謝焉既乃喟

然曰吾聞古之人有晚年進德者疇昔之夢殆是謂矣

不然則所謂仲於萬物之上者非學何以至此今吾雖

老固不敢自棄也若夫二人者所云或失則淺或失則

荒於吾志乎何有乃為之歌曰我昔夢兮超然倏冉冉

兮卅年吾臺斯兮斯屋將假我兮韋編若登丘兮望海

何恢廓兮吾天又歌曰天髙髙兮萬物在下叶孰能静

觀兮精思何苦久矣吾衰兮吾過吾補孰夢非眞兮孰今非古二人者聞之若相謂曰邵子其超於夢矣邵子復起而謝焉遂書爲記

秋野記

邵子秋日行於惠山之麓南遵梁溪放於青山經邱踰坂遊目四顧於是林木黃落百草萎傷凡春夏之敷榮者莫知所在蓋慨然感歎者久之乃有斑白之老帛冠布衣倚杖行歌顧若有深樂者邵子異而問焉曰子邑

之望族吾稔識之矣中邑而居前為學宫後為治所左右第宅棟宇森秩夫族世則望而詩書相繼邑居則華而禮義相先子何不是焉樂而樂於寂寞之濵且逍遥容與視收歛之候若發生盛長焉者豈亦有説乎老人曰惟天平分四時春煦秋肅氣則然耳吾豈有所擇哉物生於春而成於秋秋之肅索吾固知之然碩果在樹而嘉穀垂畝含元薦馨於是乎在其質朴人也不於此樂又奚樂哉且文勝則史質勝則野吾既質矣而焉逃

野況夫野謀則獲于邑則否古之人蓋有然者矣予無能爲謀而質任自然有懷于衷人或弗問問即爲盡不能闕如謂之野人吾實甘焉非敢謂從先進也乃若粢盛饋祀酒醴羞者非有秋將安取之發生盛長固今日之地也昔人之登高而悲聞聲而賦其覩物感時者深矣處山澤而志廟廊又非吾儕之分也遊焉而樂樂焉而歌不亦可乎邵子曰隱君子也乃爲之歌曰野兮秋兮百物以收吾足吾食兮吾將焉求用將藏兮已矣行

休吾不知化兮聊與天遊又歌曰秋兮野兮我心以寫行孰從兮農人唱孰和兮樵者含且鼓兮猶能識乎陶冶日冉冉兮天涯雲溶溶兮山下憺忘歸兮樂不可舍老人曰子不惟知吾心而又能爲吾言長歌度溪而去明日適其七十之初度子壁訪予點易臺請書爲記老人名俊字時選秋野其號姓殷氏前雲南方伯序賓公之曾孫也

龍泉精舍記

惠泉之南百步許有泉出石罅涓涓南流過黄公淵東入于溪謂之龍縫泉廣東僉憲馮公作堂於其流之滙處榜曰龍泉精舍日遊息其中上自黄羲下至莊列之書手一帙而玩焉六合之外萬古之前無不窮也凡鄉邦之元夫鉅人湖海竒逸之士席無虚日左酬右應無不宜也或曰公之趣泉蓋發之抑非也公自少時承其祖戒軒先生之澤而得詩禮之敎於其翁觀省先生遊歌泮庠涵養奮勵夙有造詣比登甲科歷工刑户三部

累官員外郎屢有建明上采之公卿稱之尋以才望推擢廣臬其所建明如在部時而風采振動人士嚮慕於是當正德初權奸在內而羣小附之謂公妨其所爲也而致仕之命下矣公視得失不一介意惟託意於斯若將樂之至於期頤而不厭焉者故當其得意輙筆之簡以授同志而寓物詠歌皆超出物外古有所謂列仙之儒者殆其人乎泉乎泉乎所以發公之趣者在是而公之重未嘗不歸之泉也始泉之出於石也其源甚細至

公之堂之旁而始行脩竹成徑水流其中淙淙有琴筑聲既而東出衍迤瀰漫凡若干畝荷花叢生水禽翔集若無畔岸而東流之勢於石梁焉見之道眼觀物又於是乎在吾作二泉草堂於兹密邇公與予又有四世之姻嘗獲覩其所著元始剩語者知公爲深於是乎記公之博如泉之汪於海公之微如泉之出於山君子觀於泉可以知公矣

資仁堂記

吾邑塼橋錢君孟潤之爲堂也君子過之而見其扁者問之曰君之堂何以名資仁哉君起而對曰吾聞之仁者人也人而不仁不可以爲人吾斯懼焉雖不敏不敢不勉名吾堂所以志也曰爲仁由己孔子之訓也君而不聞乎顔舍諸而言資也無亦重自任而輕人之求歟曰何敢然哉資之於仁大矣矧如不敏者非資焉言則曷聽行則曷觀禮曰率法而强之資仁者也敢不務乎曰然則資惡乎在曰昔者孔子之告子貢蓋嘗曰事其

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凡堂焉而吾坐者皆若人
也此吾所爲資焉者也不然吾省焉雖然吾所居里去
郡邑遠大夫士非特至焉者吾見亦罕矣資將焉取哉
曰野固有人焉冀缺耨而敬胥臣稱其有德謂仁之則
於是乎在今之野焉知無缺乎苟有之其稽古傳恭將
無說乎所謂資焉者孰大於是君聞斯言也以爲得資
再拜而受之他日以告予予謂之曰允哉君子之論可
以銘君之心矣遂爲之記君名潤孟潤其字系出五季

十國所謂吳越王鏐蘇眉山稱其有德於民甚厚者也君九世祖進宋祥符間始繇嘉禾徙居無錫勝國時其孫寬甫益大其業至以私廩代公賑鄉人德之事具許忠敏公所爲墓銘國朝洪武中君大父公達徙今塼橋父惟常世修鄉惠正統中用義受璽書旌于門君生承厥世西天資近道持身及家克勤無怠今且老矣猶不忘自箴如是君之伯凡孟清於予爲尊姑之夫予之知君蓋四十年于兹矣因并及之

華氏佘山壽藏記

錫東諸山錯起於平野高下相望者以十數惟佘山爲小堪輿家顧有取焉登而望之奚山左參白檐右隮前屏陽岑後負膠類而佘乃中居三山華君永貞之壽藏實卜於斯既定厥兆鑿其北則石壁嶄焉以立荒其南則沙埕纍然以延昔人所謂天設地藏以遺其人者殆此之謂乎自始事至于今蓋二十餘年矣而門焉道焉池焉梁焉階焉堂焉室焉臺且亭焉無弗備者歲辛巳

季春吾嘗遊之今年是月其子進士子宣歸自京師則以君意來請記前志有之豫凶事非禮也今之壽藏云者蓋近是矣而談者率謂之達且今日之壽藏則他日之新阡也於古所稱族葬掌於冢人墓大夫者亦若弗類焉何三山君見於其一而遂忘其他也歲制時制古之人則亦有然者矣况非歲時所能爲者而夙自營之非所謂豫凶也於葬既久則地不能容其在吾錫他族不必論華自宋以來由隆亭而冷村而厚本而壽山而

椿桂葢凡五遷矣變而通之於今爲戚三山君其殆見於是乎通幽明之故適新故之宜義以起之而禮以成之引於前而益遠衍於後而彌昌將於是乎在是皆可書也若其經理之勤位置之悉則觀於予宣之記足矣君名智永貞其字三山其別號也其父爲西野翁鄉稱有德君無媿爲其子云

乾隆御覽之寶

容春堂續集卷十